



川西坝子的腊月，风里都飘着腊肉香和火药味了。李老么揣着惦记了大半年的念想，蹲在自家破院坝头，翻出那顶掉了圈的草帽，还有去年披过的大红被单——边角虽磨起了毛，却洗得发白，透着股太阳晒过的暖烘烘的味道。

李老么在街坊眼里，就是个蔫了巴唧的人。四十好几没成家，守着间破土坯房，平日里帮人挑水劈柴混口饭吃，话少，总低着头，像怕见光的耗子。谁也想不到，这蔫人心里藏着个热火朝天的盼头，就等过年那几天——当三花佬儿。

川西坝子里的龙灯，历来是村民自发凑的。十来个老哥们儿，找些竹篾子、旧布条，捆几个草把当龙身，糊个纸龙头，凑一套锣鼓家伙就敢往县城里闯。不为挣钱，就为混几包烟抽，图个热闹。而李老么，最盼的就是舞龙尾巴，当那个疯疯癫癫的三花佬儿。

那年腊月二十八，龙灯队凑齐的时候，队长王大奎挠着头说：“明年怕是要搞统一的龙灯了，乡里说要‘上档次’，这草把龙可能耍不成咯。”李老么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草帽差点儿掉在地上，嘴上却没敢接话，只是把被单攥得更紧了——这怕是他最后一次当三花佬儿了。

他早早把自己拾掇妥当：草帽歪歪扣在头上，大红被单往身上一裹，活像偷穿了媳妇衣裳的憨汉。他央求隔壁二婶子给他画脸，二婶子笑得直不起腰，蘸着锅底灰和胭脂，把他脸涂得红一块黑一块，鼻梁上特意点了个白疤，活脱脱戏文里的贪官模样。最后，他往屁股上拴上一串晒干的苕麻，扎得慌，却笑得合不拢嘴——这是三花佬儿的标配，既能防人踢屁股，又能让人躲远些，给龙灯腾出表演的空地。他抖了抖苕麻，又扯了扯被单，心里像揣了团火，又像压了块石头。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锣鼓声就敲得震天响。李老么举着龙尾巴，跟在队伍后头，一出门就变了个人。平日里蔫耷耷的眼神，活像踩了火，腰杆也直了，脚步轻飘飘的，活像踩了云。他心里憋着股劲儿，要把这最后一次三花佬儿当得热热闹闹，一辈子都记得住。

进了城，街道上早挤得水泄不通，连房顶上都站着人。李老么提着龙尾巴疯疯癫癫地跑，屁股上的苕麻扫过人群，孩子们“噉”一声笑着躲开，大人们则拍着巴掌骂：“李老么，你个疯娃娃，小心苕麻扎着人！”他却笑得更快了，故意把苕麻往人群边凑，然后猛地一跳，龙尾巴甩得老高，溅起的碎纸屑像雪花似的飘。

他绕着龙灯跑圈，跑到卖糖画的摊前，突

然停住，手搭凉篷学孙悟空张望，眼睛瞪得溜圆，嘴里还“吱吱”叫着，逗得摊主把刚做好的糖龙递给他，他也不接，扭身就跑，龙尾巴扫过糖画摊，引来一阵哄笑。

跑到布店门口，他又扭肩甩脖学猪八戒拱嘴，把布店老板娘笑得直抹眼泪，塞给他一把水果糖，说：“三花佬儿，明年还来耍哦！”他嘴里应着“要来、要来”，心里却酸溜溜的——明年，怕是来不了。

主事人跟商家谈妥了，灯笼一绕，锣鼓声陡然急促。李老么跟着节奏蹦跳，龙尾巴甩

三花佬儿的年



曾颖

得更欢了，左一个圈，右一个圈，龙灯翻滚奔腾，扫起的灰尘里都带着热闹的味儿。他跑得满头大汗，红油彩顺着脸颊往下淌，迷住了眼睛也不管，只是一个劲地跳，一个劲地逗乐。数百双眼睛都盯着他，跟着他的动作伸脖子、缩脑袋，连耍龙头的壮汉都成了他的背景板。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糖葫芦追着他跑，喊：“三花佬儿，我要跟你一起耍！”他停下来，弯腰做了个鬼脸，把老板娘给的水果糖塞到孩子手里，又疯跑起来。

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没人待见的老光棍，不是那个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蔫人，他是街上最靓的崽，是所有人的焦点。每一声笑，每一次喝彩，都像暖烘烘的太阳，晒得他心里发烫。他觉得浑身是劲，哪怕苕麻扎得屁股生疼，哪怕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慌，也舍不得停下来——他要把这最后一次的热闹，刻进骨子里。

从初一到十五，李老么天天跟着龙灯队跑，跑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累得倒头就睡，梦里却都是锣鼓声和笑声。口袋里攒下的烟，他舍不得抽，分给队里的伙计，自己只留着烟盒，摸了又摸，像是捧着宝贝。十五那天散了场，他把草帽、被单小心翼翼地收好，揣在怀里往家走，路上遇到人，还忍不住学着三花佬儿的模样蹦了两下，引来一阵笑。

日子过得快，转眼又是一年。腊月里，李老么早早翻出了草帽和被单，却没等到龙灯

队的召唤。他跑到王大奎家，只见院子里摆着崭新的龙灯，绛罗绸缎，金光闪闪，哪里还有草把和旧布条的影子。

王大奎说：“老么，今年乡里统一组织，龙灯要‘高大上’，不用三花佬儿了，你看这龙，多气派！”

李老么站在光鲜亮丽的龙灯前，手里的草帽突然变得沉甸甸的。他摸了摸龙灯上光滑的绸缎，又摸了摸自己怀里的旧被单，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什么。

大年初一，他还是揣着大红被单和草帽，早早跑到大广场上。龙灯比赛正热闹，一条条精致的龙在阳光下耀武扬威，无人机在天上飞，“长枪短炮”对着拍。舞龙的人穿着统一的黄衫、红衫，威风凛凛，动作整齐划一，可就是少了点儿疯劲，少了点儿让人又怕又爱的热闹。

他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找遍了所有龙灯队，却没看到一个三花佬儿。他没有歪戴的草帽，没有大红的被单，没有脸上的红油彩，更没有屁股上拴着的苕麻。

围观的人群里，有几个老人也在念叨：“还是往年的龙灯有意思，三花佬儿逗得人开心啊，今年这龙又鲜艳又逼真，就是少了点儿味道。”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也在问妈妈：“以前那个给我糖吃的三花佬儿呢？我想找他耍。”

李老么蹲在广场角落，摸了摸怀里的草帽，被单的毛边蹭得手心发痒。他想起去年，自己蹦蹦跳跳的时候，人们围着他笑，喊他“三花佬儿”，那种被人需要、被人关注的感觉，是他这辈子最踏实的幸福。可现在，龙灯越来越好看了，越来越气派了，他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太阳慢慢西斜，锣鼓声渐渐远了。李老么站起身，慢慢往家走，大红被单在怀里晃悠，像一团熄灭了的火苗。回到破院坝，他把草帽和被单放进柜子最底下，压上了几块砖头——像是怕它们飞走，又像是怕自己再看到，勾起念想。

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远处的锣鼓声，他却再也找不回心里的欢喜了。坝子里的人们，看着越来越精致的龙灯，说着日子越来越好了。可李老么知道，有些东西丢了。就像他的三花佬儿，就像那些又疯又闹的年，就像他这辈子唯一的高光时刻。

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光鲜，却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热闹与踏实。李老么蹲在门框上，望着天边的夕阳，蔫耷耷的脑袋又低了下去，只是这一次，眼里少了点儿盼头，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那串晒干的苕麻，还挂在屋檐下，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替他怀念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年。

新春试笔，想起两个与马有关的成语，思虑便“信马由缰”开来。

先说“天马行空”，这个成语出自元·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清·昭桂《嘯亭杂录·山舟书法》：“惟公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浑如天马行空。”意指天神之马来疾行于空中，比喻思想行为无拘无束，亦形容文笔超逸流畅。

我始终认为“天马行空”是褒义的。你看，远处的天空，一匹骏马奔腾而来，身边的白云被甩在蹄后，那么马上的才俊呢，自是年轻、潇洒，英气夺人！辞书上就此成语“比喻思想行为无拘无束，亦形容文笔超逸流畅”。这倒契合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成语之妙，在于运用，颊上三毫，龙睛一点”的结论。历来，创作者是需要极目远眺，纵横驰骋的。天马行空，文思奔涌，当有好作品问世。我常感叹，屈原苦吟《离骚》《天问》，诗仙李白一挥而就《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郭沫若先生创作《凤凰涅槃》《天上的街市》时，一定是进入了酒后欲仙、文思驰骋、笔下肆为的最佳状态吧。正是历代文人骚客的“天马行空”，才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佳作名篇。

说到一个成语，总会使人想到一个典故，总能在眼前呈现一幅画卷。

“天马行空”，让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50多年前，定格在一尊“马踏飞燕”的青铜器上。

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发现的一座已遭两次盗掘的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铜人、铜车、铜牛、陶器等220余件文物，其中有39匹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青铜奔马。这批文物被运送到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修复、处理和保护。其中的一匹铜奔马，重7.3千克，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马头顶发髻微扬，昂首扬尾，尾打飘结，三足腾空，右后蹄踏一飞鸟，飞鸟展翅，惊愕回首。它，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堪称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神奇而稀有的瑰宝。其实，它最令人折服的莫过于创作构思的绝妙，让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神鸟。这样一来，把一匹静止的“天马”塑活了，它在空中扬起四蹄，耳边生风，一跃便追上了神鸟！

借着马年新春的喜庆，我要把程光锐先生的《沁园春·咏东汉青铜奔马》献给读者。40多年前，我有幸在著名诗人臧克家府上听他与程光锐和诗人刘征谈论这首新鲜出炉的好词。记得臧老读后爱不释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称赞道：“春来故园重逢，问满眼光光是梦中？这就是诗啊，绝佳！”

再来说说“汗马功劳”。

汗马功劳，原指战功，后泛指功劳。汗马：马累得出了汗，比喻征战中的马匹吃苦耐劳，立下战功。此成

语出自《韩非子·五蠹》：“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这是给予劳动者的赞誉。

我以为，是《史记》中的两个故事，使“汗马功劳”的说法传承下来，使用至今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史记·晋世家》叙述了春秋时晋文公的一段故事，而《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有一段有关“汗马之劳”的故事。无非都说明，有功劳何尝会离开汗马？

《三国志》中吕布数十骑破张燕万余精兵，除了吕布的英勇善战，赤兔马同样有着极大的功劳。其后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还不是全凭着那匹骁勇神奇的赤兔马？《三国演义》中描写：一次刘备遇难，骑着他的良驹的卢马逃跑，危急之时落入檀溪中，刘备着急地对卢马说：“的卢，今天遇到大难，你一定要救主呀！”于是，的卢一跃三丈，带刘备逃出险境。至于“安史之乱”的潼关大战中，“昭陵六骏”忽然杀出，击退叛军的故事，虽是传说，却可见人们对屡立战功的宝马的崇拜。

提起“汗马功劳”，我眼前浮现出木兰替父从军的飒爽英姿。儿时读《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知怎的，对下面这几句印象尤深：“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脑中浮现的女扮男装的花木兰是何等飒爽啊。她替父从军骑着高头大马奔赴战场，白天英勇杀敌，晚上还要隐住女儿身。胜利后她不食赏，只想骑上骏马快点儿回到父母身边。

春节前我所在的合唱团排练的曲目中，就有一首《木兰从军》。这首歌曲吸收了河南豫剧的曲调，时而委婉，时而高亢，更融入了混声合唱的动听旋律，十分好听。而我，对词作家刘麟改写的歌词更是喜爱与钦佩。他在保持原诗精华的基础上，做了删减与增添，比如：“忽见墙上龙皇剑，胸中豪情逐浪翻。乔装男儿跨战马，替父从军走边关……挥剑挽强弓，踏踏马蹄疾。将军百战多，碧血染旗旗！”合唱团排练时有团员说，每唱到此处高潮时，都会为之振奋，激动不已。

马年到，我愿为本年的朋友们送上祝福：今年出生的娃娃叫小马驹儿，健康可爱；12岁的叫童马，少年勃发，天天向上；24岁的马正值青春年华，昂首踏上征程；36岁和48岁的马，吃苦耐劳，是家庭、单位乃至国家的中流砥柱，大展宏图吧！

至于今年即满60岁的马，皆为老马，将纷纷卸下马鞍。念这茬“老马”大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拉套”了三四十年，理应向他们伸出大拇指，念叨一句：汗马功劳，劳苦功高！

文艺周刊

第三〇六三期

贴年画，是我童年最美妙的年味记忆。

上世纪60年代的华北平原，年俗里总绕不开杨柳青年画。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墙上都贴着杨柳青年画。对联岁岁换新花，鞭炮代代改模样，年糕面食也翻新花样，唯有年画里的胖娃娃，永远抱着肥硕的鲤鱼，手里攥着嫩粉的莲花——这就是老辈人说的“连年有余”。画中娃娃一边是男孩，一边是女孩，鱼则融合鲤鱼头、鲫鱼身、金鱼尾的特点，分别暗含儿女双全、吉祥和谐的美好祝愿。红的、粉的、金的色彩，把土坯房的门窗映得色彩斑斓、暖意融融。

我那时还是个娃娃，总被画里鲜亮的颜色、细腻的笔法勾了魂；许是着迷于“杨柳青年画千年鼓一张”的传说，总盼着画里的娃娃能走下来，陪我抬着鲤鱼给母亲，换一锅喷香的佳肴。就这样，我对杨柳青年画的喜欢，一藏就是许多年。

上学后才知，这年画得名于天津西青的杨柳青镇——那是木版年画的沃土，以木版套印加手工彩绘为特色，刻工精细如绣花，色彩典雅又鲜活，吸纳了宋元绘画的韵致，也融合了明代木刻、戏曲的神采，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是公认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首”。从那时起，去杨柳青看看年画如何诞生，就成了我心里一个沉甸甸的心愿。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寒假，堂兄去天津出差，我软磨硬泡，终于站到了杨柳青一间百年老作坊前。青砖墙上爬着干枯的爬山虎，窗棂上糊着往年的年画边角料，年画里的胖娃娃就在那些碎纸上咧着嘴，露出两颗小虎牙。

推门而入，八仙桌上铺着平整的宣纸，案头摆着调色碟，朱砂、藤黄、花青一溜排开，墨香混着颜料的气息扑面而来。“杨柳青年画讲究‘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少一道，画里的精气神就散一分。”师傅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跟我们念叨。

我最痴迷的是“绘”的环节。刻版师傅早已拓好了线版，白纸上，胖娃娃的轮廓、鲤鱼的鳞片、莲花的脉格清晰可辨，就像颜料给它们“披上新衣”。师傅握笔的手稳得像定了桩，手腕轻轻一转，丹红便精准落在娃娃的肚兜上，不偏不倚；再蘸藤黄，在莲花尖上轻轻一点，似有露珠欲滴；最后用淡绿染晕莲叶，寥寥几笔，便生出风拂莲叶的灵动。

“胖娃娃笑得 outcomes 来，眼睛要圆，脸蛋要红，这样才讨喜。”他说着，指尖蘸了点朱砂，在娃娃

眉心轻轻一一点——那瞬间，纸上的娃娃像被吹了口仙气，活了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蹦下来，抱着鲤鱼在地上打滚。

我缠着师傅问东问西，堂兄怕耽误人家干活，硬拖着我离开。我一步三回头，把那抹朱砂、那阵墨香，还有师傅的话，都悄悄藏进了心里，暗下决心，以后定要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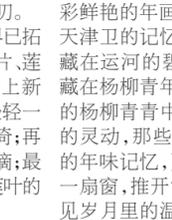
记忆里，春节前的估衣街，北大关最是热闹。年画摊位沿街铺开，一张张年画在寒风中舒展，红的艳、黄的亮、绿的鲜，把整条街都染得绚丽多彩。天后宫的庙会 on 更甚，年画作坊摆出最新的画样，画工们现场演示刻版、绘画，刀刀划过木头的“沙沙”声、毛笔蘸色的“簌簌”声，引得游人驻足围观，有人小心翼翼地卷好年画，说要带回去收藏，仿佛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退休后，我搬到天津生活。每年春节回老家前，总会去杨柳青的年画作坊转一转，买一张年画带回去。只是不知从何时起，作坊里的画工渐渐少了，来买年画的人也稀了。老板一边给胖娃娃的肚兜上色，一边叹气：“现在年轻人爱贴春联、挂福字，不爱贴年画了。”语气里有惋惜，却无抱怨，“可这杨柳青年画是老天津的根，是咱天津人的念想，不能断！”他的毛笔落在纸上，力道依旧稳健。

去年腊月去天津时，竟发现杨柳青明清的年画作坊又热闹起来。不少年轻人慕名而来，有的跟着老画工学刻版，片刻也不肯停；有的举着相机，记录下每一道工序；还有的把年画印在胸章、扇面、帆布包、笔记本上，做成了新潮的文创产品。而有的作坊里多了几个稚气的身影，娃娃们握着毛笔，学着师傅的样子给胖娃娃上色，手法虽显生涩，眼神却满是认真。墙上也换了新模样，除了传统的《连年有余》《门神》，还多了津门新景、市井风情——天津之眼的浪漫和古文化街的烟火气跃然纸上，传统韵味里，多了几分现代津城的鲜活。

站在作坊里，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年画，闻着熟悉的墨香，我忽然懂了：老天津的记忆，从不是尘封在岁月里的过往。它藏在运河的碧波里，藏在杨柳青的青石板路上，藏在杨柳青年画的笔墨丹青里，藏在一年又一年的杨柳青青中……那些胖娃娃的笑容，那些鲤鱼的灵动，那些莲花的芬芳，不仅是一代代津门人的年味记忆，更是老天津文化的根脉。它就像一扇窗，推开它，便能看见老天津的烟火气，看见岁月里的温情与念想，更看见一座城市在时代变迁中，从未遗失的魂。

本版配图 张宇尘



津门印记

张宇尘

汽车驶离长深高速公路，柏油路顺着家乡田埂的轮廓蜿蜒向前，像一条墨线，将秋意渐浓的田野勾勒得愈加规整有序。车窗外，成片的稻田已褪去青涩，披上阳光酿就的金黄，风轻掠过，便翻涌起层层叠叠的稻浪，混合着成熟谷物的醇厚香气扑面而来。

正当我沉醉于这久违的秋景时，村口那片熟悉的白杨林倏地映入眼帘，树梢已悄然染满秋霜，叶片不时簌簌飘落。蓦然抬头，林子上空有一缕缕淡青色的炊烟正缓缓升起，似漫卷的丝线，在清澈的晴空里慢慢荡开，骤然将天与地温柔相连。这是我在外学习工作三十多年，第一次在故乡的秋日里，与这袅袅炊烟撞个满怀，鼻腔中瞬间萦绕起柴草与饭菜的香气，眼眶竟然不知不觉湿润起来。

记忆里的炊烟，总是与青少年时代的深秋黄昏缠绕在一起，却也留存着村里年轻人离家后的“空心村”独有的那份寂寥。那时村里的所谓路不过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不经意间就铺满厚厚的落叶，双脚踩上去沙沙作响。夕阳下，父亲扛着农具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远远望见屋顶的炊烟，就知道大姐已经蒸好了玉米面窝头，灶台上的豆腐、粉条炖白菜正冒着热气，家乡那特有的粗茶淡饭香，在街上就能闻到。田地里，沉甸甸的玉米穗压弯了腰，红彤彤的高粱像火把一样挺立，可即便这样，土地里也创不出多少希望。一亩地种玉米、高粱等，收成并不多，除去购买种子、化肥等支出，更是所剩无几，一年的全部收入都抵不上外出打工一两个月的工资，孩子的学费都成了问题，更别再说翻盖房子了。

村里的年轻人像候鸟一样成群离开，纷纷去了遥远的大城市打工，先是隔壁家的虎子，强子，再就是我的发小儿们。非常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大学，在父亲和姐姐们含泪的目光中踏上了南去的列车，身后只剩下村庄渐渐沉寂的轮廓。

我至今还记得，大我几岁的虎子外出打工离家那天的场景。22岁的他穿着一件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深色外套，背着一个打工人的“标配”的尼龙编织袋，里面简单地装了被褥和几件皱巴巴的旧衣服。他站在村口的那棵老枫树下，那时枫树的叶子已被秋日染成红色。他望着满脸沧桑的父母红了眼眶，“爹、娘，我出去挣钱，等我混好了就回来！”他哽咽着说完，用力地拥抱了一下新婚不久的妻子，转身登上了去县城火车站的长途车。后来听村里人说，妻子去了南方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指被机器磨得起泡，宿舍是20多人挤在一起的铁皮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刺骨。有一年春节，他没抢到回家的火车票，只能在电话里给父母拜年。

虎子一岁那年，他赶回家只待了三天就被厂里催着返工，临走时孩子攥着他的衣角哭，他狠下心掰开孩子的手。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不

出去打工，一家子人的吃穿用度如何解决，何况为了给他娶媳妇，父母还向亲戚、邻居借了不少钱。

我的小学同桌小雅的打工路同样满是辛酸。她嫁给同村的强子后，夫妻俩一起去了沈阳的建筑工地。强子在工地上搭架子、扎钢筋，一天能挣到三百元左右；她则在工地食堂帮厨做饭，一天收入大约两百元。工地上吃饭的有上百号人，她每天天亮不亮就要起床和面、切菜，收工后还要清洗堆积如山的碗筷，双手常年泡在冷水中，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最让她牵挂

又见炊烟升起

朱志刚



的是留在老家的女儿，每次打电话，女儿都怯生生地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她总是强忍着泪水说“快了，快了”，挂了电话后却躲在被子里哭到天亮。有一次临近中秋节，女儿发高烧，公公婆婆急得团团转，却因为路太远无法送医，只好用土办法给孩子降温，等小雅和强子辗转赶回老家时，女儿还烧得迷迷糊糊，看见她哭着扑进怀里。那一刻，小雅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出去打工了，就算在土里刨食，也要守着孩子。

年轻人走了以后，村庄变得空空的。炊烟渐渐稀疏，曾经热闹热闹的院落，很多都落了锁，院墙上长满了野草。秋日里，也少了丰收的欢腾场面，只留枯黄的野草在风中摇曳。

春风再次掠过家乡的田野，带来的不只是漫天遍野的花香，更有党和国家“三农”政策浸润乡村的暖意。从精准帮扶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生根，让曾经沉寂的村庄重焕生机。如今，通往村子和村内的土路早已被平整的柏油路取代，路两旁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口的白杨林里建起了健身广场，老人带着孩子在秋千上嬉戏，清脆的笑声顺着风飘得很远。阳光洒在广场上，孩子们在林间穿梭，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走进村子，更觉陌生又亲切。曾经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大都改造成了白墙黛瓦的院落，院墙上开满了鲜艳的蔷薇花，院门口停放着各种品牌的汽车。院墙边，晒着金黄的玉米串和红彤彤的辣椒串，透着丰收的喜悦。路过村西头曾经的打麦场，只见几栋标准化厂房拔地而起，门口挂着“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的牌子，货车正进进出出装卸货物，厂区的机器声与远处田野里收割机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生机。我跟着虎子走进厂房，车间里秩序井然，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无菌工服，在流水线前忙碌着，有的将刚采摘的梨、苹果清洗、去核，有的将切好的果肉装入消毒后的玻璃瓶，有的熟练地操作封口机，最后经过高温杀菌、贴标装箱，一箱箱罐头便整齐地码放在仓库里，空气中弥漫着水果的香甜。

“三年前，父亲说县政府要支持村里办农产品加工厂，我立马就回来了。”虎子一边给我演示操作流程，一边打开了话匣子，眼里满是感慨，“在外打工的十几年，我最盼的就是能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你不知道，儿子以前见了我都躲，现在每天放学都来厂里等我，缠着我给他讲厂子里的事，那种幸福感，是在外打工挣再多钱也换不来的。”他指着流水线上的一位女工说：“那是强子的媳妇，以前跟强子在外省工地做饭，风吹日晒的，现在在厂里包装车间上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个月也能挣四千多。”说话间，虎子的脸上尽是满足与踏实。

往东边走不远，便是村里的特色旅游街区。那些长期闲置的宅基地上建起了成排的特色民宿，门口挂着红灯笼，墙上画着农耕题材的壁画。路边的土摊上，村民们摆着自家种的瓜果、手工做的酱菜，还有用玉米皮、柳条等编织的小摆件。不远处的民宿菜园里，几位游客正跟着村民摘辣椒、拔萝卜，秋雨过后的菜园园，蔬菜显得格外鲜嫩，泥土的清香在空气里蔓延。

曾经住同一个胡同的老邻居刘芳在自家民宿院子里的柴火灶旁忙碌着，几位游客围在旁边跃跃欲试。“大姐，我能试试烧柴火吗？”一个小伙子问道。芳姐爽快地答应：“当然可以，注意安全，别把火星溅出来就行。”小伙蹲在灶膛边，小心翼翼地添柴，火苗忽明忽暗，他急得直挠头，芳姐笑着手把手教他。不一会儿，灶膛里的火苗熊熊燃起，噼啪作响，铁锅渐渐发烫，锅里炖着的玉米散发出发郁的香气。芳姐掀开锅盖，一股热气夹杂着香气扑面而来。

沿着村路慢慢往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了村北头的小河边。记忆里的小河曾经浑浊不堪，岸边堆满了垃圾。现在，河水清澈见底，岸边种满了垂柳和芦苇，还修了通往对岸李庄的桥。村子南边则是另一种景象，曾经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已流转到农业合作社，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穿梭，金黄饱满的谷粒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水渠里的水潺潺流淌，微风拂过芦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与远处风吹稻浪的声音交织成一首秋日的欢歌。

夕阳西下，民宿和各家屋顶再度升起炊烟，比记忆中更鲜活，体现着家乡产业兴旺的希望。

我站在村口，望着金色的田野，繁忙的工厂与满是欢声笑语的村庄，忽然感到故乡从未被时光遗忘，它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让久违的炊烟重新升起，温柔迎接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

炊烟是故乡的魂，是乡愁的根。这缕炊烟里，既藏着浓郁的烟火气，更凝聚着故乡的魅力、生活的底气，让我们得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